

青春派小说系列



张黎明 著

群众出版社

青春派小说系列



张黎明 著

群众出版社

2002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美丽/张黎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14-2604-X

I. 非…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5526 号

非常美丽

张黎明 著

责任编辑: 李晓敏

封面设计: 郝大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60 千字

插 页: 2

印 张: 6.7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604-X/I·1070

印 数: 8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一九九九年冬天，从深圳来到北京的那
个夜晚睡得很熟，无梦并一觉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我前到酒店外的大街上铺了层
薄薄的水泥已结冰，人们说“下雪了”，我有些奇
异，我还从没有见过什么真雪的雪，原来北京
的雪可以这样没有声音，一点也没有惊动就落
下来。不像我从前学的时候，不管多么细小，尽
管落地无声，可它的风渐渐沥沥滴答答的落在窗
台落在屋檐落在一切可以发出声音的地方，其
实那样做了……

第三天我的编辑李曉敏送我上火车，他的
年纪比我小多了，却把我当成一个孩子，买了
那么多的北京特产，还给我送给我丈夫的
北京特产，还用他的车送我上火车，路上男

作者手稿



沈从文



目 录

第 1 章	永不着地	(1)
第 2 章	高速情路	(14)
第 3 章	永远过去	(28)
第 4 章	两难处境	(42)
第 5 章	心痛时刻	(59)
第 6 章	虚拟半夜	(67)
第 7 章	无名小花	(86)
第 8 章	不想再玩	(107)
第 9 章	现实状态	(120)
第 10 章	寻找小如	(131)
第 11 章	走出阴影	(145)
第 12 章	即使离婚	(162)
第 13 章	岁月如风	(175)
第 14 章	小城融雪	(183)
第 15 章	没有声音	(197)



第1章

永不着地

纾 琴和昕琴姐妹在竹仔巷出长大，小巷藏在当年深圳最繁华的十字街里头。

许多年前的竹仔巷像竹竿又长又窄，如此小巷子在深圳十字街前前后后不知道有多少，土灰色的墙，浅灰色的瓦，青灰色的石板路，还有一身灰不溜秋光了脚板的小娃娃们鱼儿一样满街游走，钻进比迷宫还迷宫的十字街里头，七拐八拐故意走不出来。

巷子里的楼房最高不过两层，可那麻石板路和人家省城小巷的一模一样，穿木屐的脚走在上头，也一样地清脆。这样的“得得得”声穿街过巷常常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这小巷之音延续了不知道多少个花开花落。

七十年代，姐妹俩的父母算是竹仔巷最有文化的人，爸爸是深圳中学的老师，妈妈是深圳小学的老师，整个深圳数来数去就这么几个大学生。竹仔巷人家从古到今对有文化的人们



都满怀敬意，虽然文化革命到处喊打倒“臭老九”，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老师夫妇的尊敬。

竹仔巷是孩子们的天堂，最让人心动的是阴糜了许多天，缕缕阳光突然在黄昏时分透过墙缝落在巷子里，这时候的孩子们手儿牵手儿，唱着大人们教的歌谣，在巷子里转圈圈。白兰树下的人们会叫出老师的女儿，逗她们说话，他们眼里，这有文化爸妈出的种草就是不一样，话头醒尾冰雪聪明，叫人喜爱得不得了。

纾琴和昕琴，纾琴是妹妹，比姐姐小三四岁，只是个子比姐姐高出一个头，样子绵软温顺得像根柔且细长的益母草。这女孩小小年纪就会四则运算，竹仔巷人家惊叹她的天才，大家把好吃的掏给她一把，她先算数后唱歌，一口气接着唱十首八首歌就像算术一样快，大伙的心都让她唱乐了。

姐姐昕琴不知为什么又瘦又小，常常被人误会为妹妹，她也爱说爱笑，身子像猫一样灵动，常常趁爸妈不在就和男孩子一样，小背心裹在小裤衩里，腾腾腾爬到巷子里惟一的龙眼树上，别人够不着手的龙眼就看她了。待她一溜下来，背心里面已经鼓囊囊的一兜龙眼，她一颗颗掏到眼巴巴的妹妹手里，从来不亏待妹妹。

不过别人看她个子矮小说她是妹妹，纾琴是姐姐的时候，她就很不高兴地瞪了两只小眼睛，别人给她什么也不要，很倔地一扭头就走。大伙们嘻嘻哈哈地说，好厉害，石头一样的硬性子，这样的性子，谁敢讨她做老婆？这些人就喜欢纾琴那种不顶牛的软绵绵女孩，小巷子里的人家都说她们是竹仔巷的姐妹花，都是有出息的人。

后来，她们果然不出大家所料，都先后考上了大学，八十年代末期，竹仔巷上大学的就她们姐妹。昕琴读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而纾琴学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一个在学校一个在银行。

昕琴心性高，早些年老师工资和待遇都不行，她当了没几年



老师就自己跑出来干。炒股、炒房产、当化妆品代理商，几乎什么职业都干过，现在可是买楼买房还买了车。而纾琴一直都在银行工作，现在当了会计部的主任，日子也过得很安定富裕。

都说三岁看八十，姐妹俩的性格还是那样，一个棉花一个石头，没有变过。

说纾琴美丽一点不假，不过那脸上那身上没有多少点缀，还有骨头里透出来的那种比棉花还素净的格，叫人恨得咬牙，你守了冰清玉洁又怎么样？和这一个矫情的年代格格不入，美丽是美丽，美得太清纯，美得和人家满街走的不一样啊！看看街上的少女少妇一个比一个艳，一个比一个耀，一个比一个夸，一个比一个反。顺口溜都编成这样唱：女孩打扮像小妈妈，十三的小脑赛三十。少妇打扮像小娃娃，三十的老脸赢十三。

好像纾琴这样毫不张扬，只能去想去看的人越来越少，她好像一把天上的雪花，自自然然地轻轻飘扬，时上时下看上去一点儿分量也没有。你差点以为让她上天就上天让她下地就下地，靠近了才知道她就是这样地永不着地，执著得很。那年做化妆品生意的姐姐鼻子出粗气地瞪她，现在是什么年代了？遇上你这种清水当脂粉，一支唇膏打点全部的女人，化妆品全都得倒大海，我们也要破产跳楼，我告诉你不要永不着地不吃烟火，你可是要吃亏的。

也别说了，这么喧嚣的城市生出这么谦和的女人，人家倒反而不顺眼了。

听琴的模样不能说不好看，而且还很俊俏，一看就知道是咀嚼过酸甜苦辣被都市这个无情的大石头磨子碾碎了无数次梦的女人。她的心水特别清，大学里也唱“爱像青橄榄”，也理想得叫自己彷徨叫自己不安，也有过很清纯的爱情，不过这段日子于她十分短暂。

今天的她早已经没有半点六十年代的味道，连模样都有点变



幻莫测。她本来属于那种好像珍珠一样秀气的女人，点睛的是一双眯起来媚媚的狐狸眼，不是穿什么都好看。本来只喜欢牛仔服的她如今是唐装洋服一套套，甚至还有一件弹琵琶女人那样的清代宫廷装，她没正式穿过，只拍了一张艺术照片，照片就挂在小客厅，让一进她家的人都看到。

她是穿什么像什么，现在就是有梦想成真的本事。什么场合出什么路数，用她的话说，想典雅就典雅，想古朴就古朴，来点儿妖冶又怎么样？想疯一疯特别正常，玩什么就是什么，这才叫卓尔不群。

她们的婚姻也不一样，昕琴的婚是结了，她跳槽那年就和当老师的丈夫刘一阳离了婚，自己带女儿婷婷过。

纾琴和徐坎结婚八年，女儿小小也七岁了。人们看他们还像新婚时候一样恩爱，徐坎对妻子体贴入微，从来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重话。现在的好朋友见面就是问离了没有，当年他们的同学中结婚十对，已经离了四对，还有两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们的八年婚姻好像是什么天大的奇迹似的。圈子里的人，有说他们是百里挑一的好夫妻，也有说他们这样玩传统累不累？昕琴更是冷嘲热讽，嘿嘿，你的纯粹到底有完没完？所有这些话，纾琴和徐坎之间从来不隐瞒，听了也就听了，偶尔把这些当床头笑话，娱乐自己也挺好。

这个星期天的清早，徐坎仍然在梦乡里，纾琴已经在厨房里忙碌了，她早起早睡就像她的本行会计一样很有规律。不过她可不是那种刻板的女人，她一面煎荷包蛋一面哼着女儿早年在幼儿园唱的“小小公鸡喔喔啼，早晨爸爸早早起……”这可是从女儿上幼儿园就开始唱的歌，不知道怎么的，纾琴就爱唱这首格外天真的儿歌，不过她改成了“早晨妈妈早早起”，她这么轻轻地乐乐地唱，仿佛比七岁的女儿还要小。



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小小突然出现了，“妈妈，我的衣服呢？”

“你的衣服！自己找！”

小小找了一圈找不着，于是在客厅里大呼小叫：“没有！”

纾琴把热乎乎的牛奶面包端出来，眼睛一瞪，那衣服就坐在这小小的屁股下面，她扑哧一笑“小小呀，衣服不就在你的屁股下面吗？小小，自己穿！”女儿撅起嘴巴，慢腾腾穿了一个衣袖子就停下了，她要妈妈来帮自己穿上另一只袖子。

“小小，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不能靠妈妈，你不小了。”

“来！”那一只袖子让刚起来的徐坎抓在手了。

徐坎宠小小可不是无缘无故的，自从他升任银行支行的行长以来，忙坏了，几乎亲亲女儿的时间也没有，星期天可是他惟一向女儿表示亲热的机会，所以对女儿有求必应。他向妻子眨了眨眼睛。那意思纾琴当然明白，她也给丈夫来了一个小小的调皮眨眼，那意思不复杂，所有的亲所有的爱，还有一点恩爱夫妻之间的撒娇，总之就是他们夫妻心领神会的暗号。

“爸爸，我最喜欢你！”小小冲纾琴皱皱鼻子伸伸舌头，还翻了翻白眼，然后命令爸爸：“你呢？你最喜欢谁？”

徐坎温情地看了妻子一眼，故意大声说：“我最喜欢我爸爸！”

“不是！不是！是我们家里的人！”

“我爸爸就是我们家里的人。”

“你爸爸不是……”小小皱鼻子皱眼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是什么？我爸爸就是你的爷爷，我们可是真正的一家人！”

“不，不，就是……就是在——间房子睡觉的人……”小小好不容易把问题说清楚了。

“就是说我们三个？”

“不准说你自己！”小小的脑子转得很快，还学了大人严厉的



声音说话。

“哦？就是你和你妈妈？”

“对呀！那一个多一点？一点点！”小小眼巴巴地看着爸爸，你说，你说，她心里的那点小渴望几乎要飞出眼睛跳出嘴巴了。

“如果你自己穿衣服，爸爸最喜欢你！”纾琴笑了，很悦耳地大声说。

“真的？”

“真的！我最喜欢自己穿衣服的小小……”徐坎和纾琴相视一笑。

电话铃突然响了，小小一下子抢到电话机旁，生怕爸爸妈妈抢在她的前头。星期天的电话都是去吃去玩的。不过这不是她盼望的电话，她很遗憾地大叫“妈妈！妈妈！找于纾琴！”

纾琴接过电话，电话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没有你好，也没有请找谁的客气话，她用一种毫不掩饰的高高在上的语调说：

“于纾琴，徐坎还没有起床吧！”

“你找他吗？”

“不，我找你！”

“找我？你是谁？”纾琴心里纳闷，谁找自己？这是一种娇媚的声音，在她的熟人圈子里找不到这样的声音。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电话里的声音一字一顿，还夹杂了很清脆的笑。

纾琴脸上的笑没有了，有那么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是个什么女人？为什么找自己？是那种电话？她只知道自己的心跳突然加快，她紧抓着话筒，思想着要说什么。

“你觉得徐坎和你合适吗？”

纾琴一愣，电脑死机一样转不过来了。

“徐坎爱你吗？他对你好吗？”



纾琴心里冒出一股气，这是什么人的电话？怎么回答她？没等纾琴想到要说的话，电话里的问题又来了。

“你一点感觉也没有吗？你以为徐坎还爱你？”咄咄逼人还带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笑声。

纾琴在这片刻里重新启动脑子，就像电子计算机一样在几秒钟内飞快地转了几圈就找到了门：徐坎没有任何疑点，绝对不胡乱猜想丈夫。

女人的声音变得极其缓和，说什么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爱徐坎，我理解你，真的很理解你，你们结婚已经八年了，你也应该理解他，他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八年里天天面对同样的一张旧面孔，就像我们大家也不会喜欢天天看一张旧报纸吧？你要明白自己，不要太惊奇，也不要太愤怒。

“你到底是谁？”纾琴反而镇定了。

“我们都不希望大家难堪。”

纾琴从来也没有碰过这样的事情，她像和客户说话一样平静而坚决：“你想干什么？”

“你能把徐坎让给我吗？”那个女人的声音温和娇柔得就像call台的小姐。

纾琴的思维突然被什么激发了，她还是那样声音不高也不低一点不见恼怒：“让给你？那你和徐坎谈谈吧。”说完，纾琴高声唤来徐坎。

徐坎拿起电话，什么声音也没有，那个女人消失了。

“没有人？”徐坎看着妻子，一脸狐疑。

每每女人遇到这样的，大都很紧张地盘问丈夫一番，然后爆发一场家庭战争。

纾琴出奇地平静，一五一十告诉徐坎，只留下她心里已经有了的结论。

仍然站在电话机旁的徐坎有点紧张地看了看妻子，实在不知



道如何解释这样的一个电话。他心里清楚自己的一切，问心无愧又怎么样？明明来了一个这样的电话，你能让纾琴没有一点点的疑心？大丈夫一犹豫就把自己弄出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纾琴看出了这一点，微微一笑，轻轻推了推碟子：“冷了，还不吃？”

徐坎走到桌边，坐在女儿刚坐过的椅子上，因为这样更靠近妻子。他看也不看桌上盛满食物的碟子，眼睛只盯着妻子，他那样迫切要让妻子知道自己心中无鬼，他不允许他们之间有一点点瑕疵。你解释吧，纵有十张八张嘴，看你如何解释？他昨晚已经熬了一整夜，本来就有点憔悴，这一犯难更显出额门上那道代表劳累还苦不堪言的皱纹。

纾琴情不自禁伸出手，习惯性地很想抚摸丈夫刚刚长出一点胡茬的下巴，她的手还在途中就让徐坎握住了，然后裹在自己两手中央。

他们结婚八年了，在徐坎眼里，这美丽还是当年徐坎爱上纾琴时候的美丽，特别她一双美丽的眼睛，说不出它们是如何地美丽。徐坎是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发现这种美丽的，它们很安静很温顺，不大不小，像一叶容你连带你的哀伤一起静静躺下的小船；它们也格外地光彩照人，不过那种亮丽仅仅像雨后天晴的彩虹，柔和而一点也不会刺痛人。

纾琴知道自己在丈夫手里的分量，也知道丈夫眼睛里隐含的话语：你真的一点也不怀疑我？

她有点调皮有点像孩子那样呵呵呵地一笑，不过说出的话就有根有据十足一个会计师了：

“第一，她不敢告诉我她是谁，要真的爱你，而且爱到要打一个这样的电话，还会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谁吗？第二，你会喜欢一个把你让来让去的女人吗？第三，你一接电话她就消失了，这说明你和她根本不认识。这一个电话的惟一目的就是想我们大



吵大闹，令你不得安宁。为什么要令你不得安宁？徐坎，我想也不想是谁，你调去当那个支行行长，要管理几十个亿的资金往来。当时，我就说了，一笔笔的贷款，你说批就批你说不批就不批，恨你的人不会少。”

徐坎点点头，其实他心里也有底，什么样的人会干什么样的事情。上一个月，他们要起诉那一千万的贷款逾期不还的客户，一天中午他的办公室闯进几个人，什么话都说尽了，就是希望展期贷款，这怎么行，这个企业经营不善，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只有动用担保物。

这后来徐坎报案一查，果然是这些人狗急跳墙要把徐坎搞得后院起火。

的确，他们夫妻之间的理解超过一般人的想像。

不过一个月后，另一个电话又来了，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电话，不过是徐坎的姐姐来了电话。

姐弟俩有说有笑，只是他们说到什么，徐坎好像中了子弹一样，僵直了身子再也不动了，他一连问了姐姐好几个问题，真的吗？结婚了？已经好几年了？

徐坎放下电话后，还是那样一动不动足足坐了有半个多小时。

这是他们结婚八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纾琴走到丈夫身边，徐坎才猛然惊醒似的，对妻子笑笑。这个笑很一般，他不知道自己的笑在妻子看来好像被人打裂了嘴巴一样难看，而且他笑过以后就说睡吧，我马上睡……他已经忘了接电话前正准备冲凉，他每天冲凉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重要。

纾琴还像往常一样，一面小声嚷嚷一面推了丈夫的脊背去冲凉。

不过纾琴这时候已经断定那一个“结婚”的“她”是女人，而且这一个女人让丈夫刻骨铭心。女人的直觉比狗还灵，这话一



点不假。

她没问丈夫，她那样有把握地等待丈夫会对自己说什么。

她躺在床上一直期盼着丈夫说什么，关于那个女人，丈夫会如何说？

可是，徐坎什么也没有说，纾琴只是发现徐坎和自己一样假装睡了，虽然一声不吭可绝对不是熟睡。八年的夫妻，能不知道丈夫熟睡的呼吸声有多重多轻？

正因为这样，纾琴心里格外地不舒服，徐坎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他们之间无话不说，这是她结婚八年最难过的夜晚。

纾琴没有问，她想他始终会说的，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丈夫还是只字不提那个电话。

这以后，睡着的纾琴常常会突然惊醒，还会流出莫名其妙的眼泪。

这一刻，纾琴醒了，被窝里的她不过是知道自己醒了而已，想抬起手，这手又麻又重，真像两根突然横在自己面前的木头，想睁开眼睛，眼睛好似两个不属于自己的按钮，怎么也转不动。她问自己，是白天还是黑夜？这瞬间她沮丧地向丈夫移动，这一个念头令她用尽了力气，竟然成功了，她摸索着知道了丈夫不在，立即判断现在是中午不是夜晚。

今天自己休假。

她这么说的时候，眼泪很不客气地挤了出来，好像在里头冰冻了许久，一睁眼，露出点光亮就把它化成水了。这些日子里，只要丈夫不在，她就会这样突然流出这样的眼泪，不是她要，是眼泪要。也奇怪，这眼泪懂事极了，只要徐坎在场就绝对不往外露。

纾琴一骨碌爬起来，鞋也来不及穿就连跳了几步，跳到窗户外边，“哗”的一下拉开了窗帘。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双手趴在窗台，脚在窗子里头摇晃，十足一个贪玩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女